

激情燃烧的脱贫岁月（下）

——河南兰考脱贫攻坚口述

口述人：岳建河，2007年1月—2013年2月任兰考县葡萄架乡乡长。2013年2月—2018年8月任葡萄架乡党委书记。2018年8月—2019年12月，在兰考县仪封园艺场任负责人，而后任兰考县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。

访谈组：陈思

日期：2024年9月5日下午、6日上午

地点：兰考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室

三、赵垛楼的“干劲”

大年初一进村“拜年”

我在基层工作多年，以我来看，贫困的原因一是地区发展不行，偏、远、落后、没有产业，这个地方本来就穷。二是贫困户自身的问题，这个原因就多种多样了：因为家里有病人，又缺乏医疗保障，看病把钱花光了，这种比较常见；还有一个原因是懒，这个懒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，比如他有几个姐，就是他个男孩，从小父母溺爱，就给他养成懒惰的习惯，长大以后，他失去依靠了，懒惰致贫，这种人他解决温饱可能没问题，但是没有积蓄，家里一旦遇见点事儿，就麻烦了；还有比如定个媒，出个彩礼钱，家里一下就掏空了，一贫如洗；再比如不懂做生意还非要盲目干，赔钱了。这些都会造成家里贫困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咱们国家也扶贫，但是政府各级部门的重点是救急，不是救穷。怎么说救急呢？就是各级部门去给贫困户帮扶，给他点钱。考核的时候他就过关了，脱贫了。这叫救急，救不了穷，这不是科学的方法。这种贫困户他是一个长期的贫穷问题，你短期支持他那么一下，他把钱花完了还会穷，因为他穷根没去！这些户就像得了大病以后可以正常走路的人，但是遇见坎又会摔跤，甚至比以前摔得还更厉害。

所以党委政府真正要做的，是引导贫困户用劳动、用发展产业去脱贫致富，形成稳定的收入。

2013年，我当葡萄架乡党委书记以后，大年初一我就去了赵垛楼村。我事先也没打招呼，直接一竿子杵到村支书家里了。村支书见到我吓了一跳：“岳书记，你来给我拜年，咋不拎东西？”我说：“拜啥年！我今儿个来，恁那村最穷的10个户，给我点出来，我去看看。”我掂个本，开始入户走访。结果我一走下来，最穷的10个户，家里真是不像那回事，真是穷得很！

你要说吃不饱穿不暖，那倒也不至于。饺子他们也能吃上，但是那个生活质量太差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那屋里的环境忒脏乱，根本没法住。其中有一户那个床上乱糟糟，我一掀那个被窝，一股味儿就顶上来了。小孩的头发脏得都痒死了，脸黑乎乎的，不知多少天没洗过。有的人家，连院里都是臭烘烘的。还有一户，家里四个小孩，穿的衣服又脏又破，屋里全都是垃圾，我一看他家的“年夜饭”，黑乎乎的，也不知道炖的是什么。

赵垛楼的“干劲”哪去了

大年初一是举国欢聚的日子。我跑过这10户以后，心里难受得不行。我给这10户老百姓召集到村室里头，和班子成员一起给他们开会。我就实打实地问：“这10户里头，吃低保是几个？具体都是因为啥贫困？”村里查了查，有的是家里5口人，吃低保吃了一口；有的是家里4口人，吃低保吃了一口；有的是家里人有病，有的是有残疾。我中午跟他们吃了饭，下午我召集村里的党员，和这些贫困户一起又开了个会。我说：“1963年，焦裕禄书记给咱赵垛楼发过红旗，叫啥红旗？”村干部回答：“赵垛楼的干劲儿。”我说：“赵垛楼的干劲儿，我从小听到老，你们也从小听到老，你看现在咱这赵垛楼的干劲儿哪去了？赵垛楼存在的这些问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在那说，村干部和党员坐在那听，蔫头耷脑，士气都很低落，一点精气神儿都没有。我就给他们说：“村里这最穷的10个户，按照规定每户有多少口人需要吃低保，先整一个方案。”村支书说：“中。我这两天就弄好。”我说：“不中，今天就要弄好。我在这儿看着你弄。”接

下来，他们现场就制定方案。我在旁边坐着，拿出手机给民政所所长打电话，叫他来赵垛楼村。当天就给这10户的手续办完。

我给这10户人家说：“低保办齐了，你们也有任务——家里卫生要打扫好。大年下的，你们把日子过成这样。忒煞气！”我让他们明天用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，大年初三评比一次。谁干得好，我给恁个洗脸盆，给三条毛巾；干得差一点的，给一个洗脸盆，给两条毛巾；干得最差的，给一个盆，一条毛巾。

大年初三，一早我就去了，看到每一户都打扫得还不错，都给了奖品。大年初五，俺乡里都上班了，我又领着乡党委班子成员到赵垛楼村，分析整体情况。这个村里也没有啥产业，就是靠种个小麦，种个玉米。大家就开会，找思路，发展什么产业，以后怎么干。还有，我们要弄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，这比老百姓家里的卫生整治难度大很多。但是整治好了，就是能造福几十年的事。

赵垛楼村有个大坑，这个大坑是谁的呢？始终是一笔糊涂账，张三说是张三家的，李四说是李四家的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村里一直也没有明确，因为有争议，谁也没法把坑填起来，把这块地利用上。我发现，凡是住在大坑旁边的人家，身体都不好，偏瘫、脑血栓，各种病都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个坑位于村里地势比较低的地方，夏天一下大雨，整个村里的水都往那个地方流，坑里的积水一存就是几个月，最后都变成污水，散发臭气，又污染空气，又污染地下水。老百姓院里的井打上来的水都不达标。

我就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过去，开了会，做老百姓的工作。我说：“这个大坑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，没法给你们断这个官司。与其在这儿愣着，再放几百年它也是这样，倒不如把它填了。”老百姓说：“放着就放着呗，没事你弄它干啥咧。”我说：“不弄？这个大坑在这儿，风水可不好。”有的人就说：“咳！岳书记，你说这啥呢，你是共产党的干部，你咋能信风水。”

我说：“俺说的风水就是风和水。这个坑是你村最佳的地方，对吧？大坑臭不臭？一刮风臭味都吹到屋里；那水脏不脏？你那旁边几户打上来的水都是浑的。住在大坑旁边的，你们挨个数一下，哪家没有病人？恁看看，风水就是不好！”老百姓一听，怔了一下，下边开始议论纷纷：“那可不就是，那几家就是有病的多。”我说：“咱把大坑填上，你这村里也没钱，乡里可以资助恁，盖成一个村室，搁个卫生所，弄罢以后再修个下水道。但是填大坑的活儿，得恁村自己干，党员干部先带头，你干多少也不给工钱；老百姓也干，该多少工钱给多少工钱。填好以后，乡里就拨款盖房。咱们这块地方以后都干干净净的，恁说中不中？”

村里人就都同意了。开始填大坑的时候，党员干部带头干，老百姓，特别是那些贫困户，干得也特别积极，多拉快跑。正月十五之前，年还没过完，大坑就已经填得平平整整。后来我去看，不仅大坑填好了，旁边几栋破围墙、私搭乱建的小仓房也拆除干净了，给建设村室预留出一个好的环境。

被迫“一刀切”

我把整个葡萄架乡的20个行政村全部都走了一遍，每一户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，每个村的贫困人员我都能点出来。当时班子成员11个，每个人都包了村。我要求他们也要不停地走访调查。

这样走过来一遍，我开了全乡大会，根据国家要求，把贫困户的标准、低保户的标准梳理明确传达下去，把全乡所有注册的吃低保的全部推倒重来了。我在大会上说：“看了赵垛楼那些个贫困户，我很有感触。家里都穷成啥样了，都没吃上低保；都让恁这些村干部的亲戚吃完了！以后我就定个规矩：村‘两委’

班子所有成员的近亲不准进低保户，不准吃低保，危房改造都不能享受！”

马上就有干部批评我“一刀切”。我说：“我就要切，这种乱象，俺先下刀再说！”老百姓也有好多反弹，总有人上乡里找我，去我家找我。但我一直坚持。结果呢，国务院扶贫办领导、省委领导、县委领导一起上赵垛楼村调研，有人就来给我“扎针”了。这个村的会计，他哥家的小孩是个残疾，21岁了，因为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嘴又歪眼又斜。我当时正给领导们汇报工作呢，会计他哥就把小孩用轮椅推到村委了。推出来以后，他也不吭，往屋里一站，站了几分钟。领导看到他了，我还是继续汇报，汇报完以后，他推着小孩想走。我说：“你先别走，你既然把小孩推来了，你肯定是有事。各级领导都在这，你就跟领导说！”

会计他哥说：“岳书记，像我这种情况，小孩这样，该吃低保吧？贫困户该给俺吧？”我说：“不能给恁！”他说：“因为啥不给俺。”我说：“因为啥？我成天在村里转，村里所有户的情况我都一清二楚。第一，恁弟弟是村里的会计。我定的规矩：村‘两委’班子成员的近亲戚，任何人都不能吃低保。第二，你家里楼两层，房8间。你再看看你的收入，没达到吃低保的标准。如果我把赵垛楼的老百姓都叫过来，在场的各位领导都看着，我不吭，就叫大家说，你该评上吗？”他也不说话，推着孩子就走。我说：“你不能走，你今个把孩子推过来了，你不给我好好说说你就走啊？”

国务院扶贫办和省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没说啥，因为人家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但后来他们对整体情况还是很满意。这个事只是一个小插曲，但是这个事是建立在我们葡萄架乡党委班子对8000多户3万多个口人的了解之上，如果不了解每一户的情况，像这种推着孩子来了，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家怎么回事，我怎么应对呢？在领导面前当场就出丑了。

有一次，当时的省委书记到我们葡萄架乡来调研，从早上八点半开始走访。走访之前，省委书记问我：“你的贫困户你都了解不了解？”我说：“了解。”“家里啥情况你知道不知道？”“知道！”他说：“我可以随便点吧？”“您点吧！”省委书记第一站就点了俺们一个合作社，搞了调研，了解了具体情况，无论问到什么，我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。

合作社脱贫的主体是当地的老百姓。实际上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我们乡凡是目前在家住的老百姓，大多是没多大本事的，有点本事都出去了，本事大一点的都在大城市，有一点本事的都在县城，几乎都很少在家住。凡是在家住的，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。亲戚朋友之间存在势利眼，但咱们跟老百姓不能势利眼，你有没有本事，我都得好好跟你处，你没本事，我更多得帮你。怎么帮？这就涉及怎么让他们增加收入。当然通常就是外出打工，只要有那么一点技能，或者劳动能力，外出打工的基本能保证家里的基本收入。重点就是那些没技能，的，劳动力也比较弱的，不能外出打工，那就是让他在家把这个地种好的基础上，再帮助他发展产业。我们发展蜜瓜产业、黄桃产业，经过几年的发展都不错，有效给农民增收了。

另外我还给省委书记汇报了，我们在县里的支持下，在当地做板材加工。板材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是很有针对性的，安置在乡镇，就在老百姓家门口，能有效增加就业，而且效果很好，老百姓地里的活儿还没耽误。比如他种个蜜瓜、种个黄桃，种好了一亩地能挣5000块钱。同时他还能去工厂干活儿，得两份收入，这不仅一下就没脱贫了，而且生活得很好。但是板材厂到底是不是把我们安排的贫困户都吸纳进去了，这需要我们不定期地核实、督促，不仅督促厂家，还要把原来咱们定好的贫困户给安排好，不断督促他：“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干一个工作，恁就兢兢

业业干好。”

省委书记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，了解了我们贯彻落实的情况，听了我汇报的工作思路，紧接着又到何庄村去看，他让村里把贫困户名单交给他，他就开始点，点到哪户，我就陪着他去哪户看，一共去了4户，每一户的卫生面貌、必要的生活用品、生活物资储备、就业情况、政策落实情况都达到标准了，贫困户对村“两委”和乡里的干部也都满意。那天的调研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。

我们的各项富民产业开展得好，也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的认可。当时一个姓洪的副主任看了兰考的很多地方，到葡萄架乡的时候看了何庄村，村里的产业发展很好，环境卫生也很好，老百姓对当地的村“两委”班子、乡干部的满意度也很高。洪副主任和我们一起开会，中午还搁那吃了顿饭。中午我们一人弄个烧饼，弄一碗羊汤。后来洪副主任几次搁大会上表扬我们兰考。

一个一个“拔穷根”

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把俺们乡镇大部分贫困人口给覆盖了，增加他们的就业和收入。但那些自身条件限制、懒惰的、就业意愿不强的贫困户，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他们劳动，只能用引导、督促的方式，靠说服、教育，反复做工作。

何庄村有个残疾人，双腿残疾，安了假肢，拄拐行走，虽然有几亩地，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劳动能力。他啥也不想，整个人就颓废了，打算躺在家吃低保吃到死。村干部找过他多少次，没用。他说：“我都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。”这咋弄啊？我就找到他谈了一番，了解到他有修鞋的手艺。我说：“你把这营生再捡起来行不行？”他说：“我都多少年不干了，现在的人还修鞋吗？”我说：“现在人也修鞋啊，挺好的皮鞋，坏了，花十几块钱修好，且比买一双新的省钱。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中。我闲着也是闲着，那我再试试。”他又把修鞋的手艺捡起来，果然还有生意，一天少则挣个几十块钱，多则挣上百块钱。他单靠修鞋就能维持生活了，再加上低保，生活有了挺大的改善。

赵垛楼有个光棍汉，40岁左右，身体健康，就是因为懒，穷得昏天黑地的。他父母早就谈了，他也不种地，媳妇也娶不上。我找他谈了多次，反复给他讲道理，我说：“恁还算年轻，身强力壮的，打算这辈子就这么混了？”他说：“我要不上媳妇了。自己凑合活着吧。”我说：“多俊的大闺女你就别想了，但恁只要没有太高的要求，还是可以娶上媳妇的。”他听到这儿，眼睛亮了一下。但马上又把脑袋耷拉下来，说：“那我也娶不上。”我说：“能娶上。隔壁村那个邋里邋遢的老汉，70多岁，还上说上媳妇了，老两口过得挺好。你把家里收拾干净，每天干活挣钱，娶媳妇也不是没可能！”他听到这个，好像劲头上来了，他说：“中，我好好过日子。”我说：“咱不是说完就完事了，恁得给我落实。”他说：“啥叫落实？”我说：“就是说说话得算数——我是乡党委书记你知道吧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保证，你需要什么支持，我都给你争取。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。恁说中不中？”他说：“中。”我说：“那恁也表个态，你能干啥，准备干点啥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技术，但我有力气，可以给人家掂泥兜（抻水泥浆），人家给我30块钱也行，50块钱也行。”我说：“中，我给你联系活儿，联系上了你就去干。”

有个贫困户，男的，50多岁，实在是啥也不会，种地也种不好，又干不了体力活儿。我说：“实在不行，你就去收破烂吧，就在附近的村里收。收破烂可能挣钱了。”他答应了。我就琢磨着从什么途径给他弄个交通工具，结果他自己弄了个旧的农用三轮车，开着车收破烂，什么废品都收，连捡带收。他还挺喜欢干这个活儿，一天忙忙叨叨的，收入挺好。

赵垛楼村争取到了省委组织部的一个项目，给了160万元，建了100多个大棚，种蜜瓜。村里面的集体经济发展挺好，驻村工作队队长张静组织贫困户包棚，包这个棚一年得交1000块钱，但是贫困户没钱，咋弄啊？村里有个女的，30多岁，生了4个小孩都有病，最小的那个小妮儿是先天性心脏病，跑大城市看病花了好多钱，家里弄得一贫如洗。她丈夫长期在外地打工，这个女的成天在家憋着，地里活儿也不干，全在那撂荒，家里活儿也不干，弄得乱七八糟。最要命的是，她在家里不做饭，饿了就到村里小超市买吃的。她也没钱，都是赊账——买几根火腿肠、方便面、挂面，全都记账上。她丈夫春节回来，拿挣了一年的钱先还账，还完账就剩不下几个钱了。俺就找她

谈，让她把自己家地种好，把家里家务干好，搞好卫生，每天做饭给孩子吃，再承包两个蜜瓜棚。她说：“俺不干！”我说：“你不干我就开大会，让亲戚朋友大家都来说说你。你嫁到这个家，是怎么当这个家的媳妇的？你丈夫一年到头在外边累死累活，你在家凭啥也不干！”她说：“恁管俺咧！恁是乡书记就能管俺家的事了？恁开大会就开大会，俺就不干！”我就火了，我说：“恁这个人真是差劲！一年到头不挣钱，还祸害好多钱，你四妮儿没钱怎么看病？你孩子是恁亲生的不是？”我声音有点儿大，吵得她家空荡荡的房子都有了回音。她家四妮儿就跑出来看。她把孩子拽过来，搂在怀里，掉眼泪了。我一看，已经触动她了，也别再多说了。我说：“两个棚村里都给你安排好了！下午我叫支书来找你，你就抓紧办手续。”说完，我没等她回答，就站起来走了。她因为长期不劳动，一开始干活儿也不积极。我们驻村工作队就每天督促她，天天逼着她干，不干不中，让她养成良好的习惯。那两个棚，每个大概占地一亩，每年能种两茬蜜瓜，还能种一茬蔬菜。这一年就能弄个2万块钱。她自己家那几亩地，种小麦和玉米可以满足口粮，还有余粮。这样口粮和蔬菜她大半年能自己生产，就不用成天去小卖部赊账了，丈夫年底拿回来的几万块钱能存下一多半。她后期也确实好好干了，很顺利就脱贫了。后来她带孩子去上海，找了个好大夫，花几万块钱给孩子做了个手术，把心脏病彻底治好了。这几万块钱，医疗保险给报了一部分。

后来，我们把这些因为自身条件限制、没思路、懒惰等情况的贫困人员统计起来，每个月抽出一天晚上在村里开大会。开会弄啥？就在他们中间评比，让他们站出来汇报，说说一个月挣了多少钱、干了多少活、计划啥时候能脱贫。他们说完了，干部群众都给他们鼓掌，表扬他们：“恁真中！”他们本来都是生活在角落的人，很边缘，现在把他们推到亮堂的地方，让大家尊重他们，认可他们，建立他们的自信，让他们对劳动更有积极性。

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，或者因为种种原因确实迈不过这道坎儿的，就需要直接给他落实政府兜底帮扶政策。

董庄村有一个贫困户，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割麦前的一天。男主人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还有个老爹，80多岁了。我跟村支书上他家去了，一进他家院子，就看见他爹穿个袄，耷在院里一个土堆上，我们进去了，老汉看了我们一眼，我们跟老汉打招呼，他无精打采地答应一声。屋里有个男孩，还有一个女孩。两个孩子跑出来，站在那儿看着我们。村支书跟我介绍说：“这个男孩上三年级，姑娘在我们兰考县初中，该考高中了。还有个女妮儿没搁家。”村支书又对他们说：“妮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乡的岳书记。”姑娘说：“岳书记好，俺是共青团员。”我就问那个姑娘：“你好啊，恁爸恁妈在哪了？”姑娘说：“俺妈得癌症了，俺爸带俺妈化疗去了。”说着，这个女孩嘴一扁，眼泪就要往下流。我说：“姑娘你别着急，叔叔问你，你姐姐呢？”她说：“俺姐刚考上河南大学，在郑州念大一呢。”我问她：“恁家几口人？吃了几口低保？”姑娘说：“俺家6口人，吃了一口低保。”我就问支书：“他家这么困难，咋只给办一口？”支书说：“恁不是搁大会上说咧，村‘两委’班子的近亲戚任何人不能办。这个老头儿是俺的舅唉，我不敢给他办，这一口还得想法不叫你知道，这又叫你查出来了。”我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对支书说：“咱先回去吧。”

回来我就反思：这种情况应不应该给他家办呀？那肯定应该给办。我就赶紧把他家的低保都给办齐了，6口人都吃上了低保。8月份，我又上他家去，夫妻俩还是没搁家，在外面看病。孩子们都放暑假在家，小女儿已经考到兰考一高，需要学费大概5000块钱。大女儿上大学也需要学费，也需要几千块钱。回来我就跟乡里研究，资助他家，给两个姑娘解决了学费。等到冬天，我再去他家的时候，夫妇俩还是没在家。小女儿在家，我对她说：“叔叔来看看你家生活情况咋样了，还缺不缺钱。”小姑娘说：“叔，我们家不需要钱了。我现在一放学，就到饭店给人家刷碗，刷完碗，人家还管我饭。有时候刷的碗少，就给我10块钱，有时候刷得多，就给20、30、40。有一次店里忙，我帮着干了好多其他活儿，人家给我100。我现在钱够用了，不要乡里的钱了。”我和支书一听，心里特别高兴。这个小妮咋这么好！

又过了三年，小妮考上大学了，大妮考上研究生了。她们的妈妈癌症没治好，去世了。男的本来是个包工头，不用带着媳妇到处看病了，就回来继续干，这家就脱贫了。